

藝術界撐國安法(完)

英治時期給香港留下了不少中西合璧的文化與足跡，而1997年以前出生的「香港人」更具有時代的烙印，人們中西交織的思維化成另類的地區色彩。中國文化基金會常務副主席張江亭不但在英式的教育體系中成長，同時有着對中國文化的眷戀。走過中英交接的時期，也見證過香港璀璨和動盪的歲月，今天香港國安法終於立法，讓他感到香港再次迎來光明前景，是時候重新出發。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 (部分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中國文化基金會常務副主席張江亭。



張江亭盼港人通過交流，重建兩地橋樑。



現為中國文化基金會常務副主席的張江亭，選擇從商業世界退下來，利用手上的資源和人脈，將扎根在心底的「中國文化夢」和使命逐一實踐。張江亭於1982年入讀恒生商學書院(現在的香港恒生大學)，畢業以後順理成章先後在中銀香港有限公司、巴克萊銀行、瑞士銀行、羅斯柴爾德銀行等多個國際金融機構任職。離開銀行工作以後，他盼望自己能夠通過教育和文化推動的方式，給下一代人帶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延續。「我們無論到了什麼國家都是中國人，這個身份能用歷史知識來確認，就好像DNA一樣，與生俱來。」張江亭說。

有「大家」才能有「小家」

近日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引起各界不同的聲音，張江亭不以為然，他用堅定的口吻說：「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自己的國安法，香港主權是屬於中國，有國安法是理所當然的，立法合情又合理，根本不應該存在爭議。」即使是在國安法立法後，張江亭認為，香港的「自由」氣質不會發生改變，還是一如既往為各行各業提供足夠的自由空間，不過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只有「大家」的國家有了安全，才能保障「小家」香港的穩定，進而有良好的社會環境去慢慢爭取經濟的發展。張江亭將去年香港的修例風波比喻為一個癌症腫瘤，國安法則相等於一種切除療法。而「術後」的香港需要持續的文化推動和教育來休養生息、揭開新的一頁。他同時指出，一個城市好比人體十二時辰的運行與作息，人之所以不健康，是因為違背了自然規律，導致病毒的增長，國安法有助將不妥當的細胞在這個城市一刀切除。

同時熟悉西方信仰與文化的張江亭認為，由於過去有人濫用了「自由」，現在設立香港國安法是要為其設下界限，止暴制亂，國安法無疑成了城市的保護網，堅信香港人只要遵守法則其實無需過分擔心：「有人說今後在與外國機構的交往中都會有顧慮，那是過分擔心，只要不觸犯領土安全，正常的交流往來一定沒問題。反之，若一些對外交往目的是破壞國家領土主權安全的話，那為什麼不可以用法律禁止呢？」他期望香港人多了解基本法，並指出香港人除了特區護照外，還可以同時持有其他國家的護照，既是政府對我們的承諾，也是「五十年不變」的印證。他強調只要不作出叛國、分裂國家的行為，與外國任何交流都是允許，而且也是政府所鼓勵的。

重建兩地橋樑增加相互認知

生活在國安法的庇蔭下，張江亭透露中國文化基金會將更積極在民間傳揚中華文化，在語言、藝術、歷史等方面加強市民的認識和歸屬感。基金會招募各界別的人來協助不同關係網絡將資訊傳播，鼓勵香港人從接觸和參與文藝活動，重建兩地的橋樑，化解社會上矛盾和部分港人對內地的誤解。他舉例，最近基金會就舉辦了東西文化學習的課堂，以猶太人為主題來比較東西歷史、文化和民族，探討朝代的興衰、歷史重演的因素，從而延伸至此刻的社會應該何去何從的研究。「文化推動不是搬字過紙，不是像考試一樣背誦，為了合格和求分數，更重要是理解所有事情的根源。」張江亭說。

「生活習慣就是文化的追溯。」對於香港年輕人試圖否定國安法的成效以及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張江亭認為除了因為很多人在英治時期接受西方教育以外，大部分的香港人對於自己每個行為、習俗、生活細節的背後缺乏深究和思考。「文化習俗告訴我們什麼？似乎不太多人會去提及。」與此同時，張江亭感覺官方的教育和民間機構的文化推動也欠積極性，導致年輕人對中國歷史、文化，甚至身份欠缺基本的認知和認同感。因此，張江亭希望香港應該結合「軟性」和「剛性」的方式，來帶動學習中國文化的氛圍，從最貼近的生活中了解自己的文化背景，讓人感受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智慧和精粹。

在日常生活中尋根

香港一年當中有不同的節日和假期，在我們享受休假的同時，張江亭認為我們可以藉着中國傳統節日，例如：春節、端午節和中秋節等帶給現今世代的的信息，人們能夠在當中「尋根」。「節日背後的意義、所謂的文化底蘊是什麼？在這些軟性的文化上，我們其實可以得知中國人的智慧與歷史背景。」張江亭留意到香港人每次來到節日都把文化結合商業展開一系列的活動，大家都習慣在這些日子與親朋好友相聚、吃飯、買禮物、慶祝，卻很少有人去細想到底這些文化給我們帶來什麼信息。然而，這些一年一度的傳統節日是中國幾千年難得流傳至今的習俗，但大部分香港人不但沒有花心思去追溯，甚至逐漸遺忘，在意識形態上摧毀這些文化瑰寶。張江亭卻認為年輕人有必要通過熟悉這些軟性文化，建立對國家認同感。

外判通識科不可接受

至於「剛性」的配合，張江亭指出教育扮演重要的角色。首先是家庭教育，父母是子女從小學習的榜樣，原生家庭對於一個人有最大的影響。他認為要是父母能夠多帶子女到內地，多深入了解自己國家的發展，將平日媒體所形容的和親眼看見的內地相比較，對於擴闊個人的視野、建立個人觀點非常有幫助。「希望還沒有回鄉證的人趕緊去申請。」張江亭說。另外，學校、政府和教育局在推動中國文化方面有無法推卸的責任。首先，必須將中國歷史成為必修課。張江亭認為外判通識課是無法接受的，科目的設計和資料收集都沒有將中國歷史劃為重點學習的課題，是需要整個教育界需要徹底反省的一方面。「為什麼我們這一代的人對於自己的身份含糊、思想混亂呢？」張江亭覺得事出必有因，值得我們深思。

張江亭：國安法為濫用自由之人設底線

畫家吳雪寧：傳遞正能量是藝術家社會責任

本土藝術家Jully。



除了繪畫，Jully平時亦會開班教畫畫。



去年修例風波期間，人們對「自由」定義的爭議一度成為城中熱話。近期香港國安法立法，有關「自由」的討論又再次被掀起。有人擔心藝術家的創作自由會被香港國安法所限制，但本土藝術家吳雪寧(Jully Woo)從藝術的視角去看「自由」，相信國安法不會影響創作的自由度，更認為要懂得思辨，才能在任何環境中尋得「自由」。

多元文化中確認身份

「一個好的創作人無論如何都能給自己開拓出一個適當的創作空間。」畢業於英國中央聖馬丁藝術及設計學院，其後在媒體和服裝設計行業工作超過二十年的Jully，早已習慣在各種文化交織、變化、起伏中學會靈活變通。Jully現為一位全職藝術家，平日除了投入繪畫創作，同時也會開班教兒童畫畫。英治時期和回歸後的香港在她的生命中各佔一半的時間，就好像中西文化在她心中佔據的比例也等同一樣。多元文化在人生不同的階段Jully帶來衝擊，但她卻百分百肯定自己中國人的身份。面對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她表示支持用法律來保障市民的方式，並從來沒有對創作自由感到憂心。「首先，我不會以政治題材去創作，更何況我覺得創作本身就是一種自由，所以我認為國安法不會對藝術家造成任何影響。」Jully覺得思想本身沒有設限，更沒有一種環境能給藝術家帶來約束。

1997年是香港的里程碑，也是Jully人生的轉捩點。回想香港回歸的日子，雖然湧上一波「移民潮」，但根據Jully的觀察，大部分的香港人當時對於回歸的感覺，其實並沒有太負面，甚至有期所待。「當時的香港人都只是聚焦於民生和生活，只要維持原來的繁榮穩定，很多人還是很願意回到祖國懷抱的。」

同年她從香港飛到倫敦修讀設計



多元文化在人生不同的階段為Jully帶來衝擊。



Jully通過接觸不同的事物，來認識自己的身份。



在任何環境中尋得「自由」本是藝術家的責任。

藝術是要感染人不是荼毒人 「回歸後香港創作空間更開放」

藝術是傳播中國文化的途徑之一，亦是張江亭所提到的軟性傳輸，而他認為藝術家在社會上也背負着屬於他們的藝術使命。「藝術創作的出發點很重要，它是一個表達的過程，要是一個藝術家的創作初心是正能量的話，對於國安法的立法是無須有任何的擔心。」自從國安法立法以後有藝術家擔心日後的創作的題材、內容甚至與國外的合作會有所局限，張江亭卻覺得國安法能給予一個安全的底線讓藝術家創作，反而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回想英治時期，張江亭觀察到當時的傳播的方式要比現在更加生

硬，也有一個特定的系統、傳播有針對性，相反，他感覺回歸以後香港的創作空間更能放得開。「即使是自由，創作要對社會有益、貢獻和價值，作品才會有意義。」張江亭觀察到近日香港無論在媒體還是所謂的藝術作品上都展示了對社會的敵意，甚至出現侮辱國家和領導人。他說：「創作的動機本身就有問題。」這樣的表達是間接製造思想毒瘤，這種文化一點都不值得鼓勵。「藝術是要感染人，而不是荼毒人。」張江亭相信香港在國安法立法以後將會有更多豐富的內容，因為有了基本的底線和原則，才能在作品中給城市一種醒覺。



張江亭希望社會絕不違背國家的次文化。